2017年6月25日 星期日
值班主任：张一强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陈海冰
海南日报

浮世绘影

那些一晃而过的面孔

■ 王雁翎

车到站，上来一个女人，三十岁左右，短发，素色连衣裙，并不是很漂亮，眼周有一圈醒目的阴影，就那么扶着栏杆站着，微微低着头，露出一截白白的颈项——周围蓦然沉静、空旷下来，我隔着人墙看她，无端想起“忧郁”二字，它是有质量、有形状的，就是眼前这个女人，这个样子。

随着拥挤的人群上车，见缝插针，站定，忽见左前方有一年轻女子居然在哭！泪水源源不断无声滚落，真个是泪流满面。她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车窗外，全然不顾周围人惊异的目光。车子开了一路，她就这么哭了一路。唉，有什么事能让一个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哭泣呢？泪水使她如此羞耻，又如此骄傲。

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女孩坐在车门口的位置，第一眼就让人奇怪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——他们太漂亮了！漂亮得真不该在这里出现。这趟车上大多是进出城的黑黢黢的农民，随他们上车的挑担、笸箩、麻包，大大小小挤满了车厢的过道。女孩坐在男人的膝盖上，父女俩极力收敛缩小着占据着最小的空间。女孩大约五六岁，大眼睛轱辘来轱辘去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侧面看去，有一圈发光的绒毛。女孩穿一件蕾丝花边的粉色连衣裙，那样子娇柔极了——简直是个坠入凡间的精灵！父女俩轮廓极像，男人鼻梁挺直，线条俊朗，却像是穿错了衣服，身上是劣质的白衬衫和灰色的裤子。女孩静静地侧靠在父亲怀里，父亲双手环抱着女儿，下巴搁在女孩的头上，不时又低下头来整整女孩的头发——这是个幸福而骄傲的父亲。

婴儿趴在母亲的肩膀上酣睡——母亲黑，胖，好像知道车上人都在看她和儿子，脸上漾着心满意足的笑，又有点不好意思；婴儿也胖，圆滚滚的小胳膊小腿儿，胖嘟嘟下垂的腮帮子，光头，口水挂在嘴角象条晶亮的小溪——孩子在母亲的肩膀上沉入深深的睡眠，无知无觉一般——所有的人目光从这对母子身上扫过，都会相视一笑。车到站，母亲扛着儿子颤颤巍巍地下车——嚯，一身好肉！所有人不由发出喝彩，但车厢里依旧沉默。

小小说

人生没有临时工

■ 翟杰

听同事说，单位又换了保洁员。据有心人统计，加上刚被辞退的这个，今年已经换了四次了。我们单位面积大，科室多，加上外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，在我们这里做保洁员，可不是件易事。

那天一大早，我从办公室出来，正巧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她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一个怎样的保洁员啊——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贝雷帽，上身穿着一件卡其色小外套，脖子上还挂一条大大的仿制珍珠项链，牛仔型中裤，黑色的长筒靴，甚至还化着淡妆……如果不是胳膊上的套袖以及被她紧紧握在手里的拖把，我怎么也不会将其本人与保洁员的工作联系到一起。

进进出出，时间一长，彼此也就熟悉了。每次到我的办公室清扫卫生，我都不忘请她坐坐。只要是见我不忙，她也很乐意与我交流。闲谈中得知，她姓刘，今年已过四十，丈夫目前在一家私企上班。前些年公司效益不好，自己被清退了下来。因为没什么手艺，又想分担丈夫的压力，也为了给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积攒些学费，就做了这一行。

刘姐不仅穿着时髦，待人接物也很是热情。说来也怪，自从刘姐来了之后，大家似乎一下子都变得自觉起来。泡过的茶叶也不随便倒了，烟头也没人随便扔了，一些小青年，忙完了手头的工作，甚至破天荒地主动拿起拖把打扫卫生……

那次，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刘姐，如果在大街上碰到你，我肯定以为你是个富婆。”听我说完，她爽朗地笑起来：“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刚开始你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异样哦！呵呵，没见过这么臭美的保洁员吧？”我赶紧摆手，唯恐她误会。“没什么的，”听她的口气，反倒像安慰起我来，“我从小就爱打扮，人嘛，别管干啥，总得活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的，不仅自己觉得精神，别人看上去也舒服啊。你说呢？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然后又不无羡慕地说：“真佩服你对生活的热情。”

“这份工作于我来说是临时的，但是，就我的一生而言，任何一天都不是临时的啊……”

看着她一脸禅意的笑容，那一刻，我终于有理由相信，只有对自己，对生活真正在意的人，才有能力打扫干净人生角落里的每一粒尘埃。

流年剪影

吹火筒

■ 钟彪

年少时跟大人学做饭，最感眩晕的便是架柴烧火的环节。记得刚接受母亲的炊事启蒙，恰学得懵懵懂懂、头绪纷乱之际，翌日母亲因为加班未能按时返家，我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唤，只好仓促上阵。逢着秋雨连绵时节，从山中林子里拾回来的枯枝断丫，沾着泥土和草根，滑溜溜地握在手里就往灶膛里塞。那土灶是泥巴捏成的，圆形的灶壁尺许高，前面开一口子，巴掌大，好搁柴火。湿湿的柴火顺着灶口一根一根往里捅，捅得满满当当，密不透风，想再往里塞引火的茅草已然没了空间，才悟出来自己操作出了错，急急将那柴火一根一根地抽将出来。这时，不知不觉间额角便沁出了汗珠，滴落在面前刚拔出来的柴火上，无端又濡染了一层湿润。

我直起身子吐了一口气，扬起手臂用衣袖口揩了一把汗，下蹲将一把茅草铺在灶底上，接着往茅草层上叠架柴火，照样塞得密密匝匝，不留缝隙。这时仿佛听得灶膛里吱吱作响，许是枝丫枯草相互挤逼发出的叹息，灶顶上的饭锅似也不甘寂寞地微微颤动起来。

又擦了一把汗，用火柴将茅草点着了。见着红红的火苗从灶口蹿出来，像一束舞动着的旗帜，释放出淡淡的火烟味轻抚着我的脸颊，心里不禁涌起一股兴奋之情。

岂料那火苗似蛇信子嗞嗞地舞动了几下，便徒然销声匿迹了，接着从灶口喷薄出来的是一股又一股的乌烟，呛得我鼻嘴扭成一团。情急之下，我一连朝灶肚里扔了几根火柴，却是无济于事。那乌烟在我四周腾挪跌宕，很快充斥了整个厨房，且越过只有一人高的泥巴隔墙，将正在做饭的邻家阿姨熏得哇哇叫。她冲进我家厨房，捂着鼻子朝灶台看了一眼，说，灶肚塞死啦，快快疏通才是呢！说罢，她弓下身子帮我疏理了灶膛里的柴火，又喊我快快递给她吹火筒。

“快找吹火筒！”她见我发楞，又喊了一声。

吹火筒！我这时才想起吹火筒这个厨房尤物。记得母亲炒菜时喜欢用它来吹旺灶火，炒出来的菜肴又香又脆。我家的吹火筒由手臂粗的竹筒制成，尺许长，中间的竹眼已凿通。因为长期烟熏火燎和手掌摩挲的缘故，吹火筒的表面呈现出一种墨绿色的光泽；它的两端有几处疤痢眼儿的图案，那是碳火烤烧留下的痕迹。它和水瓢、铁锅、菜刀、砧板等厨具，成为母亲天天不可或缺的帮手。我甚至觉得它有几分神奇。当母亲用它吹火时，随着母亲手势的旋转角度和气流的大小，它居然能发出一种柔和且音调分明的响声，和灶膛里木柴燃烧声混在一起，为开膳前的氛围增添了一种暖色调。

那浓烟仍在四处弥漫，厨房里视线朦胧，我眯着眼到处寻找，无论如何也寻不着那管吹火筒。阿姨见状，赶紧从她家厨房拿过来一管吹火筒，鼓着腮帮子，“扑扑扑”地一阵猛吹，将那灶火吹着了。

我向阿姨道了谢。待厨房里的烟雾逐渐消散，我便四下里寻找那管吹火筒。找了半天，竟然在灶膛里发现了它的踪迹。原来它被我误当柴火塞入了灶膛，烧得仅剩下手指长的一截残骸。

我家屋后种着一丛拇指粗的竹子，左看右看亦是管径太小，实在做不得吹火筒，一时又寻购不着，只好临时找来硬纸皮卷成圆筒，用橡胶圈套着，握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吹出来的气流似乎会拐弯，进入灶膛时威力大减。若是不留神，吹火时太凑近灶口，被逸出来的火苗烧着，纸质吹火筒顷刻间便化为灰烬。

我那时年少毛糙，做饭时总是顾此失彼。一个月里，母亲接二连三卷了五个纸质吹火筒，均经我手让灶火吞噬殆尽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只好修书向东方外家人求援，说没了吹火筒，便要天天吃夹生饭，难以为继。我的一位表哥是新街镇的名木匠，其时恰在俄贤岭干木工活。他随手从一堆乱木中捡出一根圆木头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硬是用凿子和锤子，在尺来长的实木上凿通了一个圆窟窿，制成了一管吹火筒。表哥心细手巧，他将吹火筒当木家具加工，打磨得油光铮亮，分头尾两端，尾部圆孔直径稍大些，两端还凸着圆环，使用时不易脱手。表哥亲自将制好的吹火筒送到我们家，递给母亲时说，这玩意是用好木料加工的，硬朗，耐用，连火苗也不轻易烧着它！母亲接过来掂了掂，觉得沉了点，但听说耐用，又不惧火苗，便高兴地向表哥道了谢。

也许是表哥亲手制作并不辞劳苦送来的吹火筒，我们使用时一直不敢怠慢它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煤气作为燃料进入厨房后，吹火筒和土灶、柴火之类才被冷落，最终被弃置而不知去向。依稀记得那管木制吹火筒呈黄褐色，表面呈着行云流水般的花纹，隐隐闻得一股香气。家中人每每聊起此事总说，咱家那管实木吹火筒或许是黄花梨木制成，若保存至今，也算得上家什古董了，没准能摆上博物馆的展架呢！

家在海南

时光的暗堡

■ 赵海波

我家住在昌化江南岸，离江边只有几百米，那里有树有草有沙滩，是我和小伙伴的乐园，大部分闲暇时间，我们在那里度过，掏鸟窝、摘芒果、抓鱼虾。我们来到江边，变换方式玩耍，一玩就是大半天，乐此不疲。

昌化江流经三家村的水域，河床宽度从一千多米到二千多米不等，东方市属于干旱地区，雨水少，有水的河床只有三四百米，严重的旱季，只有一百多米。南岸没有工厂，江水清澈见底，水质特别好，口渴了，直接扎进水里，喝够了才起来。抓到小鱼小虾，在水里来回拨弄几下，往嘴里塞，鱼虾在嘴里活蹦乱跳，然后滑向喉咙，味道甜美可口。

喜欢玩光脚走热沙的游戏。夏天，沙滩上飘着一层雾气，仿佛可以听到空气燃烧的噼啪声。我们光着脚丫，在滚烫的沙滩上行走，看谁走得远。输方要在原地站着，等胜方到岸上树荫下才可以离开。游戏有点恶作剧的味道，但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玩法，赢的开心，输的也高兴。经常玩，没有常胜将军，有一次我被罚站，左脚板起了个泡，连续几天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。脚伤刚痊愈，我又和伙伴来到沙滩，继续以往的嬉闹玩耍。

对岸建起了糖厂，厂区每月都会放电影，看电影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。我们一般约好一起出发，大家来到江边，脱掉所有衣服，包括内裤，装进一个塑料袋，用一条细绳子绑在头顶上。游到对岸，穿好衣服，哼着电影里的某段小曲，奔向放映场。

三家村后面那段江水，宽窄不一，偏东方向有一段河床比较宽，里面耸立着一座长满石头的无名山。那个时候，无名山上的石头是村里人修建房屋的首选材料。

因为雨水少，大部分时间，昌化江像一只温顺的绵羊，安静地躺在那里。台风两三年造访一次，有时是弱台风，有时是强台风。如果是后者，会带来大量的台风雨，形成洪水，滔滔江水从上游奔流而下，冲向北部湾，注入南海。昌化江整个河床注满了水，一片滔天，烈性显露无余，此时，它简直就是一头猛兽，令人惊恐，望而却步。然而，有人期待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水面上有许多漂浮物，如木头、树枝，板材等，这些都是有用之材，只是要在湍急的江水里打捞上岸，是件十分危险的事，弄不好被江水冲走。

能够投身激流之中是真的猛士，父亲也当了一回猛士。父亲身材偏瘦，水性很好，那年台风过后，江水差不多漫到村口，父亲和同村的几个人跳入江中。运气还不错，父亲捞起几根木头。那个年代，有钱都买不到那么好的木材，父亲对自己的胜利果实倍加珍爱，连续几天蹲在院子的角落里，对着那几根木头比比划划，自言自语。过了几天，父亲请木工师傅上门打造了一张床。之后，父亲买来油漆，将床刷成朱红色，他说这是我以后的婚床。那个时候，我刚上初中，结婚这样的事太遥远。父亲的话，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，然而在当时，已经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尽其所能。

我的年少时光基本在昌化江南岸度过，我熟悉昌化江的潮起潮落，熟悉那片承载着欢声笑语的河沙。昌化江上面的天空，经过江水多少年的蒸发熏染，似乎与其他地方的天空不一样，即使看不见江水，我也可以在远处分辨出那片天空，它总是那么晴朗、祥和、高远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不管身在何处，我的呼吸总是带着江水的气息和沉积砂的温度，我仍是那个在江边流连忘返的少年。

《抟扶而上》（油画） 吴楚宴 作

动物档案

一只流浪狗

■ 李荣华

闲来无事收拾杂物，在一个年代久远满是灰尘的土黄色手提箱里，意外找寻到一件很有趣的东西。

那是一个很寒碜的木质盒子，里面存着一幅边缘泛黄的画。画里的主角是一只狗，眼睛光彩熠熠，除此之外整个画面都是灰灰的。我对着画百感交集，其实刚开始看到盒子的时候记忆的闸门就已打开。这是属于我和亲爱的小狗狗之间的故事。

那年夏天我大概十来岁，有一天午后，一只幼小的被其他动物撕咬得遍体鳞伤的流浪狗，窝在我们家柴禾锅边不走。它全身脏兮兮的，低垂着脑袋，头上大大小小的伤口都在流血，还耷拉着块皮，很可怜也很骇人。我很害怕，奶奶却把它托起，用消炎水帮它清洗伤口，涂上红药水后再抹上药粉。不久，它痊愈了，很活泼，不再是刚来时的胆怯。它身上渐渐长出毛发，黑绒绒的很漂亮，尤其是那双似会说话的眼睛，充满灵气，摄人心魄。它是一只特爱撒娇的狗，喜欢绕在我脚前脚后蹭来蹭去，对我摇头摆尾，眼睛里一片清亮。然而我不喜欢它，总是吼它或一脚踹开，它竟丝毫不在乎，围着我雀跃不止。在这之前，我并未养过狗，只听说狗很忠诚，不知是否都像它一样调皮。我只当它是一条固执缺爱的狗，可它却依赖上我这个同样固执且冷漠的人。其实它给我最直接的触动，就是它的天真无邪。聪明如它，会按照我的言行举止乖乖顺服。偶尔玩躲猫猫，它会藏起来让我找，如果我不找，它就自己出来，仰头向我吐舌头，而后再藏起来等我找。每次回家，它会兴高采烈地舔我的脚，出门时，非要跟着我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狗狗虽变得很健壮，但仍会被其他的狗欺负。听见它急切的汪汪声，我会一阵揪心，随即跑去捡块砖头，恶狠狠地砸向那只欺负它的狗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它不像以前那样神采奕奕了，总喜欢在门外的草丛里睡觉。我当时并未在意，直到后来，它开始对靠近它的人狂叫，身体出现了痉挛。奶奶推测，可能是爷爷在它身上喷的蛇蚤药，随着皮肤渗入体内导致了中毒。我轻轻地抱着它，捋顺它的毛发，抚慰着，它黯淡的眼神让人心疼不已。后来给它注射了解药，往它嘴里灌了葡萄糖，但也未能纾缓它的痛苦。看它颤颤巍巍地反复站起又跌倒，直至无力瘫痪在地的瞬间，我回想起先前，它对着我们摇头晃脑的情景，再也无法忍受，泪流不止。

那是一个内心杂乱的夜晚，风呜咽着从我的衣领裤腿划过。星星发着惨淡的弱光，照在蜷缩于葡萄树下水泥地上，已缩成小小一团的狗狗身上。听着风中糯糯的呻吟声，我只能站在狗狗背后，毫无动作地煎熬着。

次日，我蹲在狗狗旁边，握着它哆嗦的小爪子，顿时领悟到生命在手掌渐渐消耗的无奈。它已经奄奄一息，嘴巴抽搐，偶尔撕心裂肺地咆哮两下，双眸茫然地瞅着我。我感受到它的痛苦和绝望，只能不停地喂它喝水，但那些水最终都流了出来。

临近傍晚，艰难地给狗狗喂食后，不久它四肢僵硬，我拼命地喊奶奶快来。在我们慌乱的急救下，它猛地一声狂叫，我以为看到希望，结果它却再也不动了。它的眼睛在睁着，我分明看见它流泪了。我匆忙回屋，跪在床边，痛哭着向上天祈求我的狗狗能苏醒过来，许了很多愿望。然而，等我睁开眼睛，并没看到伶俐的狗狗，它所卧的角落只剩了斜流的液体被昏黄的夕阳渲染。爷爷用铁锨把它掩埋了。

后来，我一直在思索狗狗的那一滴眼泪。我习惯性地站在门口翘首盼望，甚至还在它最后待的地方给它画了一幅画，但我一直忘了给它取个名字。如今，蝉不再鸣叫，整个夏天如此寂静。

诗路花语

夏至

■ 钟鄂鸣

阳极阴生，半夏滋于坡半湿地
太阳光置于农田之上
用影子吹响夏天

蝉鸣于树枝间
隐士把平平仄仄的调子
反反复复歌唱
鼓噪夏天
直至生命尽处

莲之高洁，泛于夏
摘莲戏水扑蝶吃梅
不误农时农活
风催动心内的湖
不致荒芜

谚语翻动时令金牌
让夏至，唤醒物候
和夏虫夏草
追星月

致杜普蕾

■ 陈梅

我喜欢你的琴声是忧伤的
仿佛你必经的路上　布满荒凉
与尘世遇目成情　轻轻相拥
转身　　孑然离去

仿佛你纯净的初衷
借音符的翅膀　　抵达灵魂缝隙
深情触及
你就是缄默无语
是慰贴时光　　我久久栖息

我喜欢你的琴声是忧伤的
仿佛辽远稀疏的星辰
一道风刮过
那些叶子轻轻掉落

仿佛闭上眼睛　　入睡
不想醒来

这些细碎的时光
它们胎质细腻 轻飘如羽毛

诗意农庄

■ 倪俊宇

自浓荫翠岚的梦中
淌出，扁舟的音符
轻轻滑动在涟漪的谱线上
岸畔的槟榔剪着流云
荔林繁茂，葱茏着诗意

农家山庄以休闲的姿势
坐在田野季节的怀里
凉亭中，紫砂壶泡浓
稻菽瓜果话题的韵味
凭栏垂竿，钓起
半溪落霞和童年的记忆
夜晚，听星星与流萤对话
枕一垄蛙声入眠

在这里，会听到田野的呼吸
能看到晒黑的农谚
怎样被热汗浸透
能看到香味的炊烟
丈量着锄镰与谷粒的距离

这里，我的身影溶入
田地旷远的静穆
闹市的尘嚣与烦忧
被乡野湿润芬芳的气息
冲涤，思绪葳蕤着
最初的绿，飞蝶的彩

黑山石语

■ 河风

为了等你
从这里走过
这石路已铺了一百多年

所有从这走过的人
都看见花的香甜
触及风的清凉
闻到鸟的鸣声
却无人识破
黑石的凡想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扫描二维码 关注《文化周刊》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30分 印完：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